

「朝聖者」的足跡

Javier Melloni Ribas, S.J. 著

何穎儀譯

一 簡介

- 聖依納爵的《自傳》是一個典型的故事，一個很長的故事（很長的敘述），一個幫助我們為自己獨特的故事訂立方向的框架故事（敘述）。
- 他是耶穌會的創辦人（剛卡威·卡馬拉 Gonçálvez de Camara 的序[4]）。
- 過去四個世紀，伯多祿·利巴德內拉（Pedro de Ribadeneria）所著的《聖依納爵傳》是官方版本，佔著主導位置；而聖依納爵的《自傳》，只在梵二後才回復作為一份發人深省的文本之重要位置，原因何在？
因為在我們看來，聖依納爵是一位「朝聖者」。
- 聖依納爵在《自傳》裏，共 77 次自稱為「朝聖者」。
「朝聖者」是一個典型，是英雄、智者和聖人合於一身；他不是司鐸，不是老闆，不是經理或主人，更不是領袖。「朝聖者」就在邊緣、在邊界，不停地走，永不止息，不停被更多推動著（依納爵靈修的 magis）。
- 他的「朝聖之旅」是從哪裏走往哪裏？是從自我走往基督。他在《神操》裏這樣寫道：
「原來大家都該知曉：人越擺脫個人的自愛、私意及私利，便在一一切神靈之事上越有進境。」[《神操》189]
- 耶穌會也是一個團體的朝聖者，走遍世界各地。

- 聖依納爵的生平，可分為以下四個主要時期，而每個時期的長短是相若的：

皈依前：

1. 羅耀拉：1491-1505/1506（他是十三兄弟姊妹中排行最小的）（14年，成長紮根時期）
2. 阿來瓦羅（Arévalo）：1506-1517／羅耀拉—潘普洛納（Pamplona）：1517-1521年5月（15年，繼續成長和發展，但走錯了方向）

皈依後：

3. 1522-1538：走遍歐洲（16年）（往外朝聖）
4. 1538-1556：羅馬（18年）（往內朝聖）

二 羅耀拉[1-12]—第一次皈依

在這時期，他被一枚炮彈擊中受傷。

生命中的危機：卡爾·容格（Carl G. Jung）強調，這個危機與他的內在轉化過程，息息相關。

他很富想像力：腦海中有倒退和前進的形象：一方面是自戀的形象（騎士[6]），使他感到自我滿足；另一方面是靈性的形象（在神視中看見聖母[10]），使他的好色問題得以治癒。

他還必須克服另外兩種慾望：（以貧窮）克服擁有，及（以一視同仁的態度服務眾人）克服好勝。

在往蒙塞拉特（亦名「鋸山」，Montserrat）途中，他與一位伊斯蘭教徒辯論，還想幹掉那人[《自傳》15-16]。他承認那時

「他的心眼仍是瞎的，縱然在理性上，他是極為渴望事奉天主的」[14]。

故此，皈依是個不停進行、永不止息的過程。

三 蒙塞拉特（MONTSERRAT）[13-18]

依納爵急著要在 1522 年 4 月 22 日（復活節星期一）前趕到羅馬，向教宗申請批准他到耶路撒冷朝聖，可惜他未能依時到達。於是，他決定留在蒙塞拉特附近，等候一年；在這期間，他閱讀蒙塞拉特隱修院前院長茨斯尼若斯（García de Cisneros，1455-1510）所著的《靈性生命的操練》（Ejercitatorio de Vida Espiritual），從中世紀的靈修傳統獲得滋養。

四 茫萊撒（MANRESA）[19-37]—第二次皈依—開啟「第三隻眼」

三個階段：

- 第一階段：充滿熱忱[19-21]：他依然是個征服者
- 第二階段：情緒低落[22-26]：最後，他全然降服，並說：

「主啊！請祢救助我，因為無論在人或任何其他受造物，我都找不到救助。只要仍可找到希望，甚麼大考驗我都能承擔。主啊！求祢指示，在哪裏可找到呢？即使要我跟隨一隻小狗來幫助我，我也願意。」[《自傳》23]

- 第三階段：奧秘恩寵：

在那次全然降服於主後，他得到不同的奧秘恩寵[27-30]：各種神視和對不同事物的內在認知，包括對天主聖三[28]、創世[29, 1-2]、聖體聖事[29, 3-5]、基督的人性[29, 6-9]，以及，最重要的，就是卡爾多內河（Cardoner）事件給他的啟迪[30]：

「有一天，他前往距離茫萊撒約一英里的聖保祿教堂；沿途有一小溪，他坐在溪畔，注視著流水的深處。坐著時，突然他靈魂的眼睛開了；他沒有甚麼特別的神視，但他的思想對於很多靈性和理性的問題，得到了啟發。這個認知是非常清晰的，以致自那天起，他對一切事物均有了新的看法。這份睿智之大，是他往後至 62 歲所得的一切天主的助佑及所獲的一切知識，均不能比擬的。自那天起，他好像變了另一個人，擁有全新的才智。」

這是一個宇宙性和超宇宙性的經驗，神學上稱之為「基礎經驗」，因為它在所經歷的人的生命裏，永久引入了一個劃分之前和之後的分水嶺。

[37]：依納爵曾說，在這段期間，他找不到一個可以陪伴他的人。

五 耶路撒冷[38-48]

- 短暫地誤把自己的渴求，當作天主的旨意
- 對自己渴求的迫切性及對天主旨意的服從，所引起的張力
- Boulomai（理智的決定、不變的決心、絕對的服從）和 thélema（可變的渴求、共同的創造）的不同
- 就像聖達勉堂為聖方濟亞西西來說一樣
- 「由開始到開始」（額我略·尼撒的 ep-ec-stasis）

[50]：「他自己繼續思考，他究竟應做甚麼。」

六 這位回到歐洲的「朝聖者」所面對的各種張力

1. 貧窮—工具的使用
2. 靈修啟迪—學說的形成（巴塞羅納、阿爾卡拉、薩拉曼卡、巴黎）
3. 「獨自走著」[73]—有人陪伴：「同伴的恩賜」（致命山，Montmartre）

單獨與孤獨不同；兩者都是「一」，但卻很不同。孤獨是與世隔絕，沒有其他人；單獨是意識到自己的獨特性，能與自己獨處，及與天主獨處—就是『與那位「單獨的」獨處』，兩個獨特個體的共融，天人的合一。

從單獨而來的，是容納同伴的能力，因有容人的空間。

七 巴黎

學習：

- 拉丁文：1528年2月至1529年6月
- 文學院：1529年10月至1533年6月
- 神學院：1533年9月至1535年3月，離開巴黎時沒有完成神學課程

耶穌會的《教學大全》（Ratio Studiorum）是從他的經驗得來的。

最初的七位同伴：依納爵、伯多祿·法伯爾（Pierre Favre，法籍）、方濟各·沙勿略（Francis Xavier，西班牙籍）、迪高·

雷奈士（Diego Laínez，西班牙籍）、艾方索·撒爾墨龍（Alfonso Salmeron，西班牙籍）、尼苛勞·鮑巴第拉（Nicolás Bobadilla，西班牙籍）、西滿·勞德理格（Simon Rodríguez，葡萄牙籍）。致命山時期之後加入的三位同伴：桑·庫杜萊（Jean Coduri，法籍）、克勞德·傑伊（Claudio Jayo，法籍）、巴斯卡斯·布諾特（Pasqual Broet，法籍）。

我如何平衡單獨的狀態和與同伴一起？我如何結合兩者？

八 阿茲柏提亞（AZPEITIA）[87-89]：在家：需要尋根（只是四至八月，共三個月時間）

這時，出現兩種「新的張力」：

- 「紮根的需要」和「為普世獻身」之間的張力
- 「處於草根階層」和「與上流社會打交道」之間的張力

他回來時，不再叫依尼高（Iñigo），而叫依納爵（Ignatius）。「依尼高」與依納爵不同，那是十二世紀的一位修院院長，名叫聖伊尼哥（Saint Enneco）[後來縮寫成依尼高（Iñigo）]。然而，聖依納爵卻很景仰安提約基雅的依納爵，傳說這位依納爵的心上刻著 IHS 三個字母，即是「耶穌」（JES[US]）的希臘文的頭三個字母，後來，亦可以拉丁文解釋為：Iesus Hominum Salvator（耶穌，人類的救主）。

「依納爵」（IGNATIUS）一字，從 IGNIS 而來，意思是「火」。

他雖然離家很近，但卻不在家；他住在為窮人和乞丐而設的宿舍，並照顧他們。

九 威尼斯[92-95]：另一張力：「行動」與「默觀」（第六種張力）

我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，引入他那「威尼斯的作息」，即如何在行動（使命、活動、承擔）和默觀（靜默、祈禱、反省、滋養）之間取得平衡？

十 羅馬：「神恩」與「制度」（第七種張力）[96-101] 及「最後才是開始」（1537年11月至1556年7月31日）

- [96, 3-4]：拉斯多達（La Storta）：基督的地方：朝聖的目的是成為基督、成聖。
 - 他明白了天父對他所說的：「我在羅馬會一切順利的。」
 - 他看見耶穌背著十字架，而天父對他說：「我希望你在服務人時，帶同他一起。」
 - 耶穌對他說：「我希望你加入我們的服務行列。」（耶穌的話）

這次經驗，就是「耶穌會」的「耶穌」的來源（朴蘭考，Polanco, FN I,204）：

拉斯多達的經驗，是基督化和基督人化的，必須和卡爾多內河的經驗，即那更為否定（apophatic）和宇宙性的經驗，放在一起。

- [98]：到了羅馬，他便進行一連串活動：
 - 在卡西諾山（Montecassino）提供神操輔導
 - 1538 年遭到宗教迫害；他與教宗會面了一小時。
 - 不同的使徒工作：
 - 為皈依的猶太人慕道者講授教理
 - 把娼妓聚集到聖瑪爾大庇護所
 - 孤兒：由於瘟疫、戰亂和飢荒，羅馬街上有很多孤兒流連
- [99]：詳細編訂《神操》：
 - 《會祖們的決議書》：1539 年 3 至 6 月。1539 年 4 月 15 日，伯多祿·法伯爾雙手接過大家的一致決定，就是成立一個新的修會。
 - 1541 年四旬期：依納爵接受推舉，成為會長；並於 1541 年 4 月 22 日在城外聖保祿大殿，隆重宣誓就職。
- [100-101]：有關他寫作《會憲》的方法—提及《靈修日記》
 - 他一生裏，寫了（或簽署了）超過六千封信（記載在《耶穌會歷史》Monumenta Historica SJ 的其中 12 冊，1903-1914）。
 - 到他逝世前，全球已有約一千名耶穌會會士，分佈在歐洲、印度、日本、非洲及巴西，服務於不同的使徒崗位。
- [101]：朝聖的終結：他的敏銳度日漸增強，不論在任何時間或任何事物裏，也能找到天主。
「開始時已知結局，而結局又是開始」。耶路撒冷成為羅馬，而羅馬卻成為耶路撒冷；這就是教宗所告訴聖依納爵的。

十一 往內朝聖：《靈修日記》

在生命最後的十八年，他居於羅馬。他沒有停下來，而是往內心朝聖；這點從他私人的《靈修日記》（簡稱《日記》）可見一斑。

依納爵有一大批手稿，是沒給卡馬拉的。[《自傳》，100]

時至今日，只剩下兩個文件夾，共 14 頁紙：

- 第一個文件夾：1544 年 2 月 2 日 - 1544 年 3 月 12 日 [1-153, 共 40 天] (12 頁)
- 第二個文件夾：1544 年 3 月 13 日 - 1545 年 2 月 27 日 [154 - 490] (只有兩頁，而且是很短和曾弄濕過的)

值得注意的是：《日記》多次提及聖神，但《神操》卻幾乎沒有提及。原因是：《日記》是個對內的討論區，是他的私人日記；《神操》卻是對外的，要面對「宗教裁判所」。

「討論」的「主題」：辨別究竟聖堂應否有固定收入，以及其會應否動用那些資金。

1541 年《有關貧窮問題的決議》：得出兩種想法：依納爵從自己要靠行乞來支持學業的親身經驗，認為團體應靠為教會機構服務和出租教授宿舍的收入維生。不過，他對這個《決議》，並不感到平安；這場內心掙扎就是他 40 天的《靈修日記》的材料。

- 1544 年 2 月 2 日至 3 月 12 日：共 40 天，這是個象徵性的數字。
- 2 月 12 日：第一次危機 [22-23]
第一次修和 [24-42]
- 2 月 18 日：第二次危機 [44-50]

第二次修和 [51-64]

與耶穌的關係 [65-103; 113-114]

與天主聖三的關係 [104-143]

- 3 月 12 日：第三次危機 [144-146]

到了第 40 天（即 3 月 12 日），雖然他心裏依然有很多問題尚未解決，但他決定放棄，到此為止。[147-153]

我如何能使自己作個人決定的過程更加成熟？

1. 《靈修日記》裏的神視及內心體會

1.1 對天主聖三

感恩祭開始時，我已感到一份內在、平凡的滿足；接著，當我詠唱時，我繼續經驗到一份很深層、很柔和的愛，進入我靈，輕柔至極，以致我哭起來。當我說：「主啊，我奉獻給祢（Te igitur）」時，我感覺並看到一並非模糊不清的，而是充滿光芒、完全清晰的一天主的真實「存有」或「本體」，以一個比太陽稍大的球形出現；聖父就像發自這個「本體」，或回到它當中。（《日記》121，1544 年 3 月 6 日）

我卸下祭披後，在祭台祈禱時，同一的「存有」和球形異象又出現；可以說，就如我首次看見的，我看到天主的三位，即聖父在一處、聖子在另一處、聖神又在另一處，三者均發自那「神性本體」，並且從不離開那球形異象。當我感覺和看到這裏時，激情和眼淚又再一次湧出來。（《日記》123，1544 年 3 月 6 日）

1.2 對耶穌的人性及天主性

我感覺到或看到耶穌，經驗到很大的內在激情，並哭了很多。我懇切哀求耶穌，為我向天主聖三祈求寬恕。然後，我感到滿有信心，我的禱告一定會獲得垂允。在這幾次，我對主的愛是多麼深厚，我很感覺到並看到耶穌，以致日後沒有甚麼能使我與祂相隔絕，或使我對所領受了的恩寵和確證有任何存疑。（《日記》75，1544年2月24日）

正如我所說，雖然我靈曾見過耶穌，但我所見的是白色的，是祂人性的一面；然而，這次我靈的感覺不同，我意識到不單是人性的那面，而是耶穌全然是我的天主，致使我再次淚如泉湧，並深愛著祂。（《日記》87，1544年2月27日）

之後，我在小堂內安靜地祈禱；起初，我深愛的對象是天主聖三。接著，我給帶到另一處，例如，到天父那裏；就是這樣，我內感到從不同方向，也有一種與我溝通的渴望；終於，在整理祭台時，我的感覺發出這樣的禱告：「主，祢要帶我到哪裏去呢？」我不斷重複了這話很多遍。我更深的愛著主，致使我流下淚來。

後來，我開始穿祭衣，並且一直祈禱；這時我十分感動，也在流著淚；我奉獻自己，讓大能的天主引導及帶領我，走過這一切，到祂要我去的地方。我穿好祭衣後，不知從哪裏開始說，於是我請耶穌引領我。我亦向天主聖三的每一位個別祈禱（……）。我願意接受主的旨意，並感到很滿足。雖然如此，我還是轉向耶穌，問他說：「主，我要往哪裏去呢？或者，往哪裏……等等？我主，我若跟隨祢，必不會迷失。」（《日記》113-114，1544年3月5日）

1.3 對聖母的默想

我希望藉著聖母和聖子的轉禱，將這奉獻呈給天父。首先，我祈求聖母，在她的聖子和聖父前幫助我。然後，我懇求聖子，偕同聖母，在聖父前幫助我。（《日記》8，1544年2月8日）

我經驗到很大的內在激情，不停地嚎哭，猛烈地啜泣。我說不出話來（……）。我清楚感覺到並看到聖母，在天父面前懇求。其實，在我向聖父和聖子禱告時，及祝聖聖體時，我只感覺到和看到她，她就像我靈內感覺到的浩瀚恩寵的一部分，或更好說，就是通往那恩寵的大門。祝聖聖體時，她顯示她自己的肉是在她聖子的肉之內，還有很多其他憑直覺所感覺到的東西，均非筆墨所能形容。（《日記》31，1544年2月15日）

2. （多次）流淚的恩寵

流淚的程度就像再次領洗一樣

3. 內在聲音（LOQUELA）的恩寵

這裏的重點，不在於字句的內容，而在於用字的優雅，類似印度教的梵音，甚或是神恩舌音的現象。重點是「有說服力」，著重音調和用字，就如一首好詩。

4. 謙卑和愛慕的態度

4.1 服從的愛（obediencia amorosa）：[164, 178, 181, 187]

4.2 敬畏的愛（acatamiento amoroso）：[(83); 164, 187]

4.3 謙遜的愛（humildad amorosa）：[179, 182]

「上主，求祢賜我像待情人一樣的謙卑，也賜我像待情人一樣的崇敬和順服。我說著這話時，又有新的神視；於是我忍著眼淚，只集中於這謙遜的愛中。那天，每當我想起這事時，便感到萬分喜悅。我決定不停留在那裏，而是之後把同樣的謙遜的愛情，放在萬物身上。」
(《日記》179, 1544年3月30日)

5. 有關著作本身

在其他的一些神秘經驗者來說，其著作本身已是一個神秘經驗：例如是聖十字若望的詩。

十二 有關「依納爵神操」的重點

「依納爵神操」是有關天主的「存在」和「神慰」，而不是有關天主的「不存在」和「神枯」。

聖依納爵曾經寫過一封信（1545年）給方濟各·博雅（Francis Borja），信裏指出若一個人在生活中，努力承行主旨及服務別人，這就是「神慰」。

天主就是存在於行動和默觀之中。

「神枯」源於我們抗拒或不願交出自己；「神枯」是個淨化過程，可以是個人的，有時亦承受著別人的痛楚及孤寂……德蘭修女曾有一段很長的黑暗時期，她可能是承受了她所服務的那些人的重擔和痛楚。

總結問題

1. 這位「朝聖者」的「旅程」，是從哪裏走向哪裏？

2. 我生命的「旅程」，是從哪裏走往哪裏？
3. 依納爵的一生，那一幕較為觸動我？

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